

蒙古美人才女 (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章君毅

一片美麗的秋海棠葉

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化鵬氏曾於民國八十年二月號中外雜誌發表「轉型期的蒙藏工作」一文，首段有警語說：

「中華歷史地圖，是一片美麗的秋海棠葉。如果少了外蒙古，就不成其為秋海棠，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所不願見的結果。」

吳氏在文中尤稱：

「目前蒙藏委員會正朝這個方向，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積極展開各項工作，我們必須為歷史留下見證，希望中華民國這個大家庭能够早日團圓，也希望中國地圖仍然是一片完美無缺的秋海棠。」

當今海峽兩岸頻傳文化交流訊息的此時此地，但凡炎黃子孫，海內外的中國同胞，念及「大家庭早日團圓」此一歷史任務，能不熱血沸騰，惕勵奮發，沛然而興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

吳文中所強調的外蒙古與西藏，尤應推而廣之，及於東北、內蒙古。我東北在八年抗戰之前

，分爲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勝利後改爲遼寧、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嫩江、黑龍江、興安九省，先後有「東三省」及「東九省

」之別稱，是爲中華民族之一的「滿族」發源、聚居之地。內蒙則爲蒙古之一部，居大漠之南，

分爲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所謂東四盟，以及西二盟之烏蘭察布、伊克昭，凡領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之衆，入民國後，析建察哈爾、熱河、綏遠三特區。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又各改置爲省，其先爲東胡（通古斯）之別族，宋時其族酋長令不勒建蒙古國，始號其族爲蒙古，蒙古省，即唐代所謂蒙兀之音轉，嗣改國號爲元，曾經滅金滅宋，統一全國，復侵入歐洲，武功震撼世界

，至今歐西人猶以蒙古爲黃種人之代表，稱黃種人爲蒙古人，今其族尙散居遼、吉、黑、熱、察、綏、寧夏、青海、新疆等諸省，以及大漠之北。而以大漠爲區分，在北者曰外蒙古，在南者曰內蒙古。民國肇建，五族共和，即以蒙古人爲中華民族之一支。民初尙以紅——漢族、黃——滿族、藍——蒙古族、白——回族、黑——藏族五

色旗爲共和國旗，以迄北伐統一，始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出現。

老中青三代才人輩出

滿蒙二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構成份子，曾入主中原，建立王朝，是中華五千年史中曾經顯赫一時，居關鍵地位的元、清二代。爲中國開疆拓土，揚威中外，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歷代滿蒙二族，英雄豪傑，才人美女，直可以說是人才輩出，蜚聲遐邇，往往都成爲世界級的人物。影響世局之大，匪可言宣，遠者如蒙族的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滿族之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等。如果以滿族的老、中、青三代區分，則清太宗皇太極的嫡妻，孝莊皇后博爾濟吉特氏，以及夙有世界三大女主之一之稱的慈禧太后那拉氏，加上年前訪台的蒙古影后斯高琴娃、留比利時歸國，迭獲國內外首獎，「蒙古現代詩選」編者席慕蓉教授，都可以稱之爲蒙古才女美人中老、中、青三代之佼佼者。筆者深願響應吳化鵬委員長的有力號召：「本着國族之誼，

同胞之愛去盡心盡力，認為唯有這樣共矢國族大義，才能逐漸化除隔閡。」因此多方蒐集資料，編撰斯篇，敬請讀者指教。

第一美女博爾濟吉特

娥皇女英共事一君

夙有蒙古第一美人之譽，而於滿清開國，入主中原具有最大功勳之清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原是科爾沁貝勒寨尙的女兒。她的姐姐，曾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寵妃，早於天聰八年（公元一六三五）為清太祖皇太極所娶，寵諸專房。也會為皇太極生過一個兒子，只是母子二人福薄，小皇子兩歲而殤還來不及命名，就結束了短暫的一生，否則的話，往後滿清入關，君臨天下，第一位皇帝，就該是他，而不是清孝莊文皇后所生的順治皇帝福臨了。

清太祖皇太極，對這一位皇妃，非常之寵愛，封她為關雎宮宸妃，曾經為她留下清宮之中第一纏綿悱惻的佳話，宸妃誕子，曾經為之大赦天下。崇德六年（公元一六四一）九月，皇太極正與師伐明，途中聞報宸妃得病，立即兼程過返，還沒來得及趕到病榻之畔，而宸妃已逝，皇太極為之大慟，哭得昏迷不醒，從午時直到酉時，方始甦醒過來，深自悔恨的說：

「天生朕為撫世安民，豈僅是只為一個女人。朕不能自持，所以天地祖宗特意使愛妃夭折，有以示譴。」

皇太極仍然悲悼不已，諸王大臣，乃請他出

獵，有以散心，於是皇太極乃出獵，歸途之中經過宸妃的墓地，又復大慟。宸妃的母親前往弔祭，皇太極破例命內大臣掖與而行，直到宸妃的墓前。從征的親貴之中有郡王阿達禮、輔國公扎哈納在宸妃的喪期之中作樂。皇太極一怒之下，竟將二人革爵。許是宸妃之母和碩賢妃見這女婿悼亡情深，乃於天命十年（公元一六二五）將她的另一個女兒，亦即宸妃的胞妹許配給皇太極，效法唐堯之女娥皇女英，兩姊妹共事一夫。

紅杏出牆降服洪承疇

崇德元年（公元一六三六）皇太極登基，封博爾濟吉特為永福宮莊妃。三年（公元一六三八）正月甲午日，誕一子福臨，是即往後的清世祖順治皇帝。母以子為貴，這位一度紅杏出牆，以美色降服洪承疇的蒙古第一美女，榮寵及於蒙滿。她自己則在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清世祖登基，被尊為滿清第一位皇太后，她的兒子康熙登基，又被尊為太皇太后。而在順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四）時，順治頒贈太后之父塞尙為和碩親王，母為賢妃。尊榮富貴，一直安享到七十五歲

，方始病逝，照她的意思，奉安於昌瑞山，她的孫子雍正皇帝，還特地為她建造了昭西陵。而她的兒子順治皇帝福臨親政後，為她上徽號，自此但凡國家有慶，必定再加上徽號，到她的孫子康熙平定吳三桂之亂，康熙定她的徽號為「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效惠溫莊康和仁宣弘曄太皇太后」，雍正、乾隆兩朝更加諡曰：「孝莊仁宣誠憲慕懿王德純徽翊天啓聖文皇后。」稱她為滿清第

一名后，實不為過。

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之極力推崇博爾濟吉特氏，可以說是為了崇功報德。因為滿清入關的最大關鍵，厥在於松山一戰洪承疇被俘降清，關於這一段秘史，在清史通俗演義第十至十一回紀載甚詳，特予摘錄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且說洪承疇邱民仰等，向清兵混戰許久，清兵有增無減，明軍有減無增，方思向西退走，誰知清兵厚集西面，無從殺出；營盤又站立不住，沒奈何退入松山城，清兵將松山城圍住。過了一日，從杏山回來的清兵，都到御營報功，說是杏山兵欲奔甯遠，被我軍殺得四散，由杏山到塔山，積屍無數，逼入海裏的，也不可勝計。吳三桂、王樸等人，只帶了幾個殘兵，落荒逃去。太宗大喜，命范文程一一記功，隨道：「此番洪承疇已中我計，恐插翅也難飛去，現請先生寫一招降書，令他來降。」文程道：「招降洪承疇，恐還沒有這般容易，現只有多寫數書，分致他部下各將，先擾惑他的軍心，方可下手。」太宗稱善，即連寫招降書，逐日射進城去。城中只是堅守，毫不回答。太宗令軍士猛攻，也未見效。這日，李永芳上帳獻計道：「城內有副將夏承德，與臣向係故交，不如臣去一書，餌他高官厚祿，令他獻城。」太宗道：「既有此人，速即修書為是。」永芳寫就書信，呈上太宗。太宗欲召人射入城中，永芳道：「這且不便，須要祕密行事才好。」太宗道：「這又是費周折了。」范又程在旁道：「這也不難。」太宗問他何計？文程道：「

臣料松山現已食盡，應想突圍出走，只因我軍四面圍住，無隙可鑽，所以閉城固守，現請暫開一面，令他出來突圍，我即伏兵堵截，不許放出，他定然走回城中，趁此開城的機會，令幹員假扮漢裝，混入城內，便可致書夏承德，暗中行事。」

太宗道：「好好！依計而行。」立命豪格授計城西將士，令他遵辦。

「是夜，松山城四面圍兵，撤去一角，果然曹變蛟開城出走，被伏兵截住，仍然回城。當時投書的幹員，乘隙混入。次夜幹員回營，報稱與夏承德之子，縋城同來，當於明日夜間獻城。太宗喜甚，命將承德子留住營內，專待明日破城。是時松山城內，糧食已盡，洪承疇等束手無策，只得一死！是日上城巡閱一周，因清兵圍攻略懈，到了傍晚，下城晚餐，到了黃昏時候？忽報清兵已經登城，承疇急命曹變蛟、王廷臣，率兵抵敵。自己方思上馬督戰，聽見軍士報道：「王總兵陣亡。」承疇大驚。少頃，邱民仰又踉蹌趨入，說是：「曹變蛟亦已戰死，公宜自行設法。邱某一死報君便了。」道言未絕，拔出佩刀自刎。承疇此時，亦拔劍向項，轉思我死亦須保全屍首，不如投縋為是，就解下腰帶，挂在樑上。不防背後來了一人，將他一抱抱住，旁邊又轉出數人，把承疇細縛而去。這抱住承疇的人，便是夏承德，細縛承疇的人，便是李永芳等。承疇知已身被擒，閉目無語，被夏承德等牽到清太宗前。太宗忙令范文程代為解縛，并勸令歸降。承疇道：「不降！不降！」范文程即接口道：「洪先生既到此地，徒死無益，不如歸順清朝，圖後半生的事業。」

承疇道：「我知有死，不知有降。」旁邊惱了多鐸豪格等，齊說道：「他既要死，賞他一刀就是，何必同他絮聒。」文程以目示意，多鐸豪格等全然不睬，想拔刀來殺承疇。太宗喝令出帳，即將承疇交與范文程，令他慢慢勸降。原來承疇頗有威望，素為孔（有德）耿（精忠）諸人所推重，稟明太宗，此次太宗費盡心機，方將承疇擒住，必欲降他以資贊助，所以把他交付文程。文程引承疇到自己營中，把什麼時務不時務俊傑不俊傑，足足的談了半夜。偏這洪老先生垂着頭，屏着息，像死人一般，隨你口吐蓮花，他終不發一語。次日，仍自閉目危坐，飯也不吃，茶也不喝。范文程又變了一套言語，與他談論許久，他總是一個沒有回答，文程也不覺懊惱起來。惟御營內接連報捷，錦州下了，祖大壽投降了，杏山塔山俱已攻克了。太宗命拔營回國，范文程帶了洪承疇，回到國都，又勸了承疇一回，只是不理，回報太宗，太宗也無可如何。但因得勝回來，文武百官，上朝稱賀，原是照例的規矩，宮裏各妃嬪，亦打扮得花枝招展，迎接太宗，一齊的賀喜請安。太宗最愛的，是永福宮莊妃，生得輕盈娟媚，聰明伶俐，他本是科爾沁部貝勒素尚的女兒，姓博爾濟吉特氏，自獻與清太宗後，列為西宮，生下一子，就是入關定鼎的世祖章皇帝福臨。是夕，太宗便宿在永福宮。次日辰刻，太宗出宮視事，問范文程道：「洪承疇如何？」文程答道：「此老固執太甚，看來是無可曉諭了。」太宗道：「且慢慢再商。」忽報明朝遣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現在都城二十里外。太宗道：「明

朝既來乞和，理應迎接。」便命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壽三人出城，迎接明使。李永芳等去訖，太宗亦退入便殿。纔過午牌，有永福宮太監入見，跪報洪承疇已被娘娘說下了。太宗驚喜道：「果有此事麼？」

洪承疇難過美人關

「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只是有一樁好色的癖。這日正幽在別室，他是立意待死，毫無他念，到了已牌，紅日滿窗，几明室淨，聽門外叮噠一聲，開去了鎖，半扉漸開，進來了一個青年美婦，嫵嫵婷婷的走近前來，頓覺一種異香，撲入鼻中。承疇不由的抬頭一望，但見這美婦真是絕色，鬢雲高擁，鬢鳳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風楊柳，更有一雙纖纖玉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壺，映着柔蕩，格外潔白。承疇暗訝不已，正在胡思亂想，那美婦櫻口半開，瓠犀微啓，輕輕的呼出將軍二字。承疇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輕輕的應了一聲。這一聲相應，引出那美婦問長道短，先把那承疇被擄的情形，問了一遍。承疇約略相告。隨後美婦又問起承疇家眷，知承疇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却伴作淒惶的情狀，一雙俏眼，含淚兩眶，頓令承疇思家心動，不由的酸楚起來。那美婦又設詞勸慰，隨即提起玉壺，令承疇啜飲。承疇此時，已覺口渴，又被他美色所迷，便張開嘴喝了數口，把味一辨，乃是參湯。美婦知已入彀，索性與他暢說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憐將軍而來。將軍今日死，於國無益，於家有害。」

承疇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難道真個降清不成？」美婦道：「實告將軍，我家皇帝，並不要明室江山，所以屢次投書，與明議和，怎奈明帝職信邪言，屢與此地反對，因此常要打仗。今請將軍暫時降順，為我家皇帝主持和議，兩下息爭，一面請將軍作一密書，報知明帝，說是身在滿洲，心在本國。現在明朝內亂相尋，聞知將軍為國調停，斷不至與將軍家屬為難。那時家也保了，國也報了，將來兩國議和，將軍在此固可，回國亦可，豈不是兩全之計麼？」這一席話，說得承疇心悅誠服，不由的嘆息道：「話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這般舉動否？」（五體投地了）美婦道：「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復提起玉壺與承疇囑了數口，令承疇說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看官！你道這美婦是何人？便是那太宗最寵愛的莊妃。因聞承疇不肯投降，他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薦的毛生，不料他竟勸降承疇，立了一個大大的功勞。只小子恰有一詩諷承疇道：

浩氣千秋別有真，殺身才算是成仁。
如何甘為娥眉劫，史傳遺遺號貳臣？

「從此清太宗益寵愛莊妃，竟立他所生子福臨為太子，以後添添出清吏上一段佳話。諸君試看下同，便自分曉。」

明清兩國和談破裂

「承疇降清後，參贊軍機，與范文程差不多

激萬分。只因家眷在明，恐遭殺害，就依了吉特氏的訓誨，自去施行。當時明朝的崇禎帝，還道承疇一定盡忠，大為痛悼，轎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命在都城外建立專祠，與巡撫邱民仰等一班忠臣，並列祠內。崇禎帝御製祭文，將入祠親奠，誰知承疇密書已到，略說：「暫時降清，勉圖後報，」崇禎帝長嘆一聲，始命罷祭。閱書中有勉圖後報之言，遂不去拿究承疇家眷。（崇禎帝也中了美人計）。并因馬紹愉等赴清議和，把松山失敗的將官，一概不問。

「且說馬紹愉等到了清都，由李永芳等迎接入城，見了太宗，設宴相待，席間敘起和議，相率贊成，彼此酌定大略。及馬紹愉等謝別，太宗賜他貂皮白金，仍命李永芳等送至五十里外。馬紹愉等回國先將和議情形，密報兵部尚書陳新甲，新甲閱畢，擱置几上，被家僮誤作塘報，發了抄，鬧的通國皆知。朝上主戰的人，統劾新甲主和賣國，那時崇禎帝嚴斥新甲，新甲倔強不服，竟被崇禎帝飭縛下獄。不數日，又將新甲正法。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新甲因承疇兵敗，與崇禎帝密商和議，崇禎帝依新甲言，只是要顧着面子，囑守秘密，不可聲張。所以馬紹愉等出使，廷臣尚未聞知。及和議發抄，崇禎帝恨新甲不遵諭旨，又因他出言挺撞，激得惱羞成怒，竟冤冤枉枉的把他斬首。從此明清兩國的和議，永遠斷絕了。」

「太宗得知消息，遂令貝勒何巴泰等率師攻明，毀長城，入薊州，轉至山東，攻破八十八座堅城，掠子女三十七萬，牲畜金銀珠寶各五十多

萬。居守山東的魯王以派，係明廷宗室，仰藥自盡。此外殉難的官民，不可勝計。是時山海關內外設兩總督，昌平保定又設兩總督，甯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處，設六巡撫，甯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州保定設八總兵，在明廷的意思，總道是節節設防，可以無虞，誰知設官太多，事權不一，個個觀望不前，一任清兵橫行。阿巴泰從北趨南，從南回北，簡直是來去自由，毫無顧忌。

「明廷乃惶急的了不得，揀出一個大學士周延儒督師通州，周本是個齷齪人物，因結交奄寺，納賄妃嬪，遂得了一個大學士頭銜。當時明宮裏面，傳說延儒貢品，無奇不有，連田妃腳上的繡鞋，也都貢到。繡鞋上面用精工繡出一「延儒恭進」四個細字，留作紀念。這田妃是崇禎帝第一個寵妃，暗中幫他設法，竭力抬舉。此次清兵入邊，延儒想買崇禎帝歡心，自請督師，到了通州，只與幕客等飲酒娛樂，反日日詭報勝仗。這清將阿巴泰等，搶劫已飽，不慌不忙的回去，明總兵唐通白廣恩張登科和應薦等，至螺山截擊，反被他回殺一陣。張和二將。連忙退走，已着了好幾箭，傷發身死。那清兵恰嗚鞭奏凱的回去了。」

「清太宗聞阿巴泰凱旋，照例的論功行賞，擺酒接風。宴饗畢太宗回入永福宮，這位聰明伶俐的吉特氏，又陪了太宗，飲酒數巡。是夕，太宗竟發起寒熱，頭眩目暈（想亦愛色過渡了）。次日宣召大醫入宮診視，一切朝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暫行代理；倘有大事，令多爾袞到寢宮面奏。又數日，太宗病勢越重，醫藥罔

效，后妃人等，都不住的前來謁候。多爾袞手足關懷，每天也入宮問候幾回。一夕，太宗自知病已不起，握住吉特氏手，氣喘吁吁道：「我今年已五十二歲了，死不為夭。但不能親統中原，與愛妃享福數年，未免恨恨。現在福臨已立為太子，我死後，他應嗣位，可惜年幼無知，未能親政，看來只好委託親王了。」吉特氏聞言，嗚咽不已。太宗命宣召濟爾哈朗多爾袞入宮。須臾，二人入內，到御榻前，太宗命他旁坐。二人請過了安，坐在兩旁。太宗道：「我已病入膏肓，將與二王長別，所慮太子年甫六齡，未能治事，一朝嗣位，還仗二王顧念本支，同心輔政。」二人齊聲道：「奴才等敢不竭力。」太宗復命吉特氏挈了福臨，走近牀前，以手指示濟爾哈朗道：「他

母子兩人，都託付二王，二王休得食言！」二人道：「如背聖諭，皇天不佑。」多爾袞說到皇天二字，已抬頭偷瞧吉妃，但見他淚容滿面，宛似一枝帶雨梨花，不由的憐惜起來。偏這吉特氏一雙流眼，也向多爾袞面上，覷了兩次。多爾袞正在出神，忽聽得一聲嬌喘道：「福哥兒過來，請王爺安！」那時多爾袞方俯視太子，將身立起，但見濟爾哈朗早站立在旁，與小太子行禮了，自覺遲慢，急忙向前答禮。禮畢，與濟爾哈朗同到御榻前告別，趨出內寢。回邸後，一夜的胡思亂想，不能安睡。

他挨至濟爾哈朗旁，俟遺詔草畢，由濟爾哈朗遞與一瞧，即轉呈太宗。太宗略略一閱，竟氣喘痰湧，擲紙而逝。當時闔宮舉哀，哀止，多爾袞偕濟爾哈朗出宮，令大學士范文程等，先草紅詔，後草哀詔。紅詔是皇太子即皇帝位，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哀詔是大行皇帝，於某日宴駕字樣。左滿文，右漢文，滿漢合璧，頒發出去，頓時萬人縞素，全國哀號。濟爾哈朗多爾袞一面率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暨公主格格福晉命婦等，齊集梓宮前哭靈，一面命大學士范文程，率大小文武百官，齊集大清門外，序立哭靈。接連數月，用一百零八人請出梓宮，奉安崇政殿，由部院諸臣，輪流齋宿，……。」

(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旅遊記趣、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六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或「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